

# 江城子·漫川印象

汪仁华

漫川烟雨锁秦疆，古街长，韵悠扬。双水萦回，楼阁映清江。驛队铃声惊晓雾，蹄印浅，岁月藏。  
双楼笙歌绕雕梁，酒旗扬，客疏狂。摔碗声烈，豪气满胸腔。月落新河波影碎，思故土，梦牵肠。



# 武关

陈世敏

东三面把一大片平地拱靠到北面少习山下，形成武关。然后转身，别秦入楚，一路走远。老街平直舒展，屋瓦青灰；新街商铺沿街排布，鳞次栉比。镇子面积不大，但格局紧凑，行人住户一副岁月安然的样子。  
少习山下，路边零售店店主是一中年汉子，听说我们一行来武关旅游，连忙在群里为我们召唤导游。

片刻，热心的杨师傅就到眼前。他带领我们从西街西门步行到东门。街道两旁建筑皆为明清风貌，多以青砖、夯土、原木建造，典型的前店后宅布局。杨师傅娓娓讲述着那些大户人家的昔日风华，望着这些被岁月侵蚀、斑驳老旧的雕梁画栋，踩着从老河口运来的一间房宽的石阶，恍若走进了那段商贾云集的繁华岁月。

杨师傅给我们指着庭院中那些枣树、桂花树，这些古树虽枝干黢黑，树皮皴裂，纹路深嵌，却依旧枝繁叶茂、苍劲盎然。恰似这武关，虽历史悠远，但温厚沉静中仍是一派欣欣向荣。

就谈杨师傅半日时光，他却分文不取，我们心中满是感激。杨师傅说，讲解武关历史文化，也是推介家乡，游客多了，也能助推

当地经济发展。

正在修缮的老街，呈现的是清朝至民国的市井风貌，并非武关全部。相较而言，这些不过是沧海一粟。武关的岁月底蕴，远比这更为厚重绵长。参观了博物馆，曾经那个辉煌、苍凉、气贯长虹的武关，拂去千年历史尘烟，万千往事从远古缓缓走来。

绵延千年的少习关，后被强秦易名武关，意在震慑诸侯、彰显武力、图谋一统。自此，武关便如一座宏大的历史舞台，见证着华夏岁月的风云变幻。

武关自带几分黑色幽默。秦孝公薨，嫪毐一时的商鞅也走到了人生尽头。暮色四合之时，商鞅逃至武关，欲投宿客舍。店家恪守商君法令“舍人无验者坐之”，不敢收留。商鞅无奈慨叹：“嗟乎，为法之弊一至此哉！”最终兵败遭擒，五马分尸。这场惨剧，也催生了“作法自毙”这一成语。

武关从不护佑目光短浅之人。张仪以商於六百里之地为诱饵，离间齐楚联盟。楚怀王受骗后勃然大怒，愤然兴兵伐秦，却连战皆败。其后，秦王诱怀王会于武关，将其扣押，最终怀王客死异乡，徒留后世“忍听父老说怀王”的悠悠叹惋。

武关善待英雄。刘邦由此入秦，奠定大汉基业；郭子仪于武关整军，吐蕃闻风而遁，遂解长安之围；李自成自此东出，逐鹿中原，撼动大明根基；贺龙元帅率部下转战武关，革命征途自此愈行愈广……

武关，扼三秦之咽喉，襟联秦楚之要道。自古多少英雄豪杰于此风云际会，无数墨客名士在此抒怀寄情。

昔年二十出头的岑参，长安求仕失意，落寞南行，重经武关，吟下“羞见关城吏，还从旧路归”之句，写尽读书人的心酸与萧索；数十年后，元稹遇赦北返，途经此关，以“五年江上损容颜，今日春风到武关”抒怀，一扫迁谪之苦，尽得否极泰来的轻快与释然。

寇准遭贬途经此地，驻马临关，望残柳寒蝉，咏“驻马几多愁思苦，乱蝉衰柳武关中”，道尽仕途浮沉、身世飘零的孤冷苍凉。白居易、杜牧、李商隐、欧阳修等历代名士，皆于此凭栏短叹，忆兴废，借关山风物，一遣胸中块垒。

岁月悠悠，英雄名士尽湮灭于历史烟尘之中。惟武关岿然长存，静观四时落日，坐阅千年沧桑。

# 诗二首

石柏豪

山青

沾湿了秦岭的轮廓，两丝丝缕缕地落，像是无声的软线  
慢悠悠缝起，飘荡的薄烟  
雾气，萦绕在林间  
旧时的古栈泡到溪水里  
随波轻轻摇曳  
夜顺着山野慢慢铺开  
雨珠敲打瓦面，隐秘处偷长着青苔  
山里有呼吸，比如  
鸟，还有，崴脚的客人

江声

雨过了丹江的面，皱了水  
如同人面上浅浅的纹  
草木的气息，荡在  
墨色的空气里，如同宣纸上  
未干透的印痕  
江有倒影，也有欢歌  
城市的声音，入了水  
沿着河道缓缓游走  
雨洒落之时，偶有蛙声  
在雨缝里钻  
落进了夏天的耳朵里

# 诗潮



牛城

# 我与柞水的二十载情缘

务区工作，让我读懂岗位价值，读懂扎根意义的，是多年前发生的一件小事。记得那一次值班的深夜，我接到保安紧急电话，西区停车场一名女乘客突然在车内昏厥。我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联系了当地120，同时安排一名保安负责救援和现场疏导，另一名保安负责为急救车开辟“绿色通道”。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，我耐心地安抚同车人员的情绪，帮助司乘人员做好后勤保障工作，最终顺利将晕厥的女士送往柞水县人民医院。之后与医院多次沟通确认，患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康复出院。此次事件第二天被西安文明网报道，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，身处异乡、立足本职的意义：平凡岗位上的举手之劳，也能为他人送去温暖、撑起希望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自己在这片山水间存在的价值。

这么多年，这样的事情在服务区内时有发生。纷至沓来的掌声与荣誉让我明白，工作不只是谋生的手段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一份作为共产党员的担当与义务。

后来，柞水服务区华丽蜕变，成为西北地区首个高速商业综合体。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，我潜心学习，努力适应新的环境。其间曾两次调离，但我终究还是选择重回柞水，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已将这里当成了心灵的栖息之所。

岁月无声，山水有情。二十年弹指一挥间，从当初的山外来客到如今的山中主人，柞水这座小城已经逐渐融入了我的血脉记忆。我庆幸，在人生最好的年华来到了柞水，感谢这座陕南小城见证着我的成长。

# 灯下漫笔

清晨，还在睡梦中的我被林间的鸟鸣吵醒。推开窗户，一阵微风拂过，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。雨后，远处的大山郁郁葱葱，山间晨雾时隐时现，山下一排排三层小楼整齐排列，偶尔从楼宇一角升起袅袅炊烟。我痴痴地望着眼前这幅水墨画，恍惚间想起，来到这座名叫柞水的小城已经快二十年了。

二十年在人生的长河中，好像很长，长得一眼望不到头，却也很短，短得仿佛就在昨天。与柞水结缘是因为工作，但人生何止工作。

柞水，地处秦岭南麓，因境内柞树成林，又有柞水河穿城过境而得名。我从小生长在关中平原，没有见过山，更没有见过溶洞。大学毕业不久，我便来到了柞水工作。当我穿过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时，一座接一座的大山映入眼帘，山间小城处处透着荒凉与破旧。习惯了关中平原的沃野千里，眼前的一切与曾经的向往相差甚远，甚至感觉压抑得喘不过气。带着些许遗憾与落寞，我被分配到柞水收费站工作，开启了大山深处的异乡生活。

收费站的工作是单调的，也是孤独的。远离故土，孤身在外，没有亲友相伴，日子既冷清又寡淡。曾经无数个夜晚，我望着天上的星辰冥想。想过离开，可念及父母的担心，我又放弃了。十个月后，我被调到柞水路政中队工作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慢慢适应当下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我渐渐喜欢上了这座陕南小城，在这里有了家的感觉。这里民风淳朴，老百姓热情、友善，和老家的邻居一样；这里空气清新，冬天没有雾霾，夏天没有酷暑，是大自然的天然氧吧；这里没有都市的步履匆匆，不用上下班挤公交，日子安稳又从容。

我习惯与同事徜徉在山间羊肠小道上，听着耳边潺潺的水流，感受着这份山中独有的宁静与惬意。时而与路边的村民唠唠家常，不知不觉我融入了这座小县城之中，从一个山外来客变成了山中的主人。

后来，因工作变动，2017年我被调到了柞水服



武关，是一个绕不开的文化坐标。翻阅典籍、观看影视作品，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皆与武关相连。亲历武关历史遗迹，早已成为我的夙愿。

“五一”假期，从丹凤县城出发，沿312国道驱车一路向东南。路边人家房前屋后的樱桃树上红果缀枝，光影错落，令这个春天的色调格外明润。沿路农家以竹篮盛装樱桃售卖，鲜艳夺目。半小时车程，武关便至。

街北入巷，有石阶蜿蜒通往山巅，此乃闻名遐迩的少习山。当地传说，周武王姬发曾经在此习武。遥想当年，武王伐纣，何等英明神武！顿觉肃穆。

立于山巅，武关新街旧城一览无余。武关河在南北两山夹峙之间穿行，流至此处，自然迂回，绕出一个太极图形。河水从西南

# 商洛山

(总第2885期)  
刊头摄影 程刚



# 麦天

朱登荣

回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山里人把收麦的日子叫麦天。麦天，是农人最辛苦的日子，却也是丰收的希望。

窗外，布谷鸟的叫声响彻房前屋后，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。在田间地头，父亲会赶在麦收前把收麦工具准备齐全。扎好了扫麦帚帚放在庭院，磨好了镰刀挂在堂屋墙上。尚且年轻的父母在微亮晨光中，挥舞镰刀割下凝结十个月阳光的麦浪。

那个时候，家里人口多，土地少，缺粮缺劳力，父亲租种了别人的十几亩地，尽管他们日夜劳作，田地里的农活还是干不完。我们都在上小学，收麦时放了农忙的假，便每天从清晨到黄昏，都跟在大人后面，割麦，抱麦捆，运麦把，拾麦穗。最难熬的是中午时分，太阳当空，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大地，烤得麦秆滚烫炙热，空气中流火般的热浪扑面而来，额上滚落到眼角的豆大的汗珠模糊了视线。

麦天的农村，凌晨三点，我常常还没睡够，就听见父母拿镰刀出门的声音和门前路上农人走路的声音。父亲说，趁着早上有露水，割麦时不会掉粒。那时，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，贫瘠偏远的坡地分给了自己，我家的庄稼地像席子一样，东一片西一片地挂在山坡上，全靠人力耕种，运麦把要用扁担和绳子挑。那年，我们姐弟都还小，父亲腰痛得厉害，挑着麦把走在英家坡坎坷小道上，走走停停艰难的身影，至今仍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有一年，雨水下得太久，地里麦子黄了没有抢收回来长芽了，伏在地面。父亲腰疼回家休息了，我们姐弟留了下来，等母亲喊吃饭时，看到我们几个在白花花的太阳地里

一镰一镰割麦子，母亲心疼得流了泪……

麦子收割回来以后，是用脱粒机脱麦，一个生产队只有一台脱粒机。各户脱麦是要排队的，从村东头或村西头逐户进行，不分昼夜，我们姐妹也会半夜起床，干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活儿，比如挑麦秸、装麦粒儿……脱麦时邻居间都相互帮忙，麦子脱粒过后，是怕窝坏发霉的，要迅速筛出来倒在太阳底下晾晒，晒干后再进行挑选装袋。

经过几天昼夜不停地劳作，看着那光滑圆润、颗粒饱满的麦粒装进麻袋时，一种丰收后的喜悦挂在脸上。遇上阴雨天不能外出，家人搬出一筐新收的麦子来到石磨旁，父亲握住悬于屋梁的磨挡不停地转动，母亲在一边适时地添磨。当小麦磨成白花花的面粉时，母亲便拿出较大的瓷碗装上一碗，渐次倒入适量的温水慢慢调匀，转身划根火柴点燃灶炉里的麦草，待锅烤热时先放点油，接着将调成糊状的小麦粉倒入，用锅铲迅速搅拌均匀并向四周扩散。待火候差不多时，锅内的面糊已成型熟透，母亲用锅铲铲出放入碟子里。看着那盘黄酥酥、香喷喷的小麦粑，我们馋得直流口水。

多年后，我因为上学离开了农村，扎根在小县城。每到麦收季节，总会在文字里寻找丢失的乡愁，才懂得没有父母、土地和粮食，就没有自己安然读书的那些春秋。麦子熟了，记忆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我对童年、对家乡、对父母思念的火花。麦收的季节距离端午节很近，从前这个时候，我们都会回家，现如今，父母都已离世。我时常想起一句话：“父母存在的意义，不是给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，而是当你想起父母的时候，你的内心会充满力量，从而拥有克

服困难的勇气和能力，因此获得人生真正的乐趣和自由！”这可能就是我经常想起父母的原因吧！

乡村的麦子，我永远没有忘。“唯有历经磨难，才懂父母恩长；唯有扎根泥土，才可饱满金黄；唯有不忘出身，才会活得敞亮。”父母的话，我一直记在心上：“穷人家的孩子，要活成麦子那样，根扎在泥土里，穗伸向蓝天上；熬过了冷和热，不再怕雨和霜；即便身后无人可依，光芒也会洒成一片海洋。”

现代文明打破了家乡曾经的画面，仿佛一夜之间，从前的麦田长满了楼房。如今的家乡，已经没有了金黄麦浪飘飘的农田，绿水淙淙的小河。随着秋后机器的突突声，乃至三条沟口大面积的麦田，已拔地而起成一排排漂亮的新居。每天早晨，都会升起袅袅炊烟。我回乡探亲时，牵着女儿，漫步在村边公路上，给她们讲述着不太遥远的故事：

从前呀  
门前有一片肥田  
田里呀，长着金黄的麦浪  
夏初呀，有一个生产队的人都在忙着收割  
那人群里有你们的爷爷奶奶……

